

边角地建公园修步道，“山城”生活更“巴适”

新华社重庆5月9日电(记者王金涛、周凯)尽管位于立交桥旁的狭小斜坡地带,但重庆市江北区石子山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却功能丰富:青青草木错落有致,环形塑胶跑道整洁清爽,台风地震体验馆趣味横生,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设施种类繁多。

家住石马河街道康和园小区的59岁居民卢开英,经常带着孙子来这里游玩,她告诉记者:“我从家里走过来也就10分钟,这里有滑梯、篮球场、羽毛球场和一些高科技设施,大人小孩都有玩的,这公园整得‘巴适’!”

四座山脉纵贯全城,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以“山水之城”闻名的重庆在城市建设管理中面临地势起伏、坡坎崖多、用地紧张等难题。对此,重庆市近年来在城市有机更新、品质提升中不搞大拆大建,结合地形地貌和历史文脉,着力用好边角地块、串连慢行系统、植入人文元素,以山城步道串连

街巷、滨江、山林,并建好群众身边的社区、坡坎崖等特色公园,留足亲山近水的公共空间,形成了城市新名片。

石马河街道石子山片区居民小区较多,由于紧邻交通要道,过去缺少休闲场地。江北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曾娜介绍,针对居民需求和用地矛盾,江北区对石子山立交桥旁的这一闲置斜坡“精打细算”、立体设计,建成了面积近1.5万平方米的防灾救援主题公园,不但健身功能齐全,还应用VR等技术普及防灾知识,自2020年底投用以来,深受周边居民欢迎。

行走在嘉陵江畔4.1公里长的北滨路慢行步道上,一片片由蓝花楹、桂花树、木春菊等多种绿植构成的“微园林”点缀其间,沿途分布着书屋、咖啡馆、党群活动驿站等公共设施。每逢夜幕降临,许多市民在这里跑步、散步和读书。

家住北滨路片区的市民邹晓喜欢跑

步,她说:“几年前这段滨江路只有3米左右宽,跑步空间不够。如今,政府将滨江路扩宽到15米,不但建了自行车道和跑道,还安装了智能体测设备。面对好风景,在家门口跑步更让人愉悦。”

记者从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获悉,截至2021年底,重庆市利用中心城区边角地建设109座小而美的社区体育文化公园,绿化美化边坡崖壁等1300多处,累计建成各类公园2000多个,让市民在家门口就有“健身房”“小花园”。

重庆市还将山城步道和公园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相融合,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催生了文旅经济新业态。

紧邻重庆知名景点洪崖洞的戴家巷,是建在悬崖上的老旧居民小区,保留着一段重庆老城墙。走进戴家巷,穿过古朴的城墙,便是一条贴着悬崖而建的蜿蜒险峻步道,步道旁的黄葛树、吊脚楼、老店等“老重庆”元素,与对岸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风光相

得益彰。

外地商人尤玮见证了戴家巷的蝶变:“2014年我刚来这里租房的时候,小区很破旧,崖壁上全是垃圾,很多老居民都搬走了。2017年底,政府开始改造小区、建设步道,去年1月全新的戴家巷开放后,吸引了大量游客,很多老居民又搬回来了,我也在这里开起了茶舍。”

戴家巷步道项目建设方负责人刘有洲说,在步道建设、新增绿化等微改造中,共修缮老旧住宅16栋,建成人文老街、渝味生活等商业区,惠及近千户居民,让这个老旧小区焕发出了新活力。

重庆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爬坡上坎是重庆的出行特色,为打造绿色便民道、山水游憩道、乡愁人文道、城市风景道,重庆市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街巷、滨江、山林”等类型山城步道17条、约353公里,目前已有10条、约300公里完工。



▲一位老人在纬一路法桐树下驻足(4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晨光穿过法桐树叶,洒在董云岚肩上,他用手抚摸树干,抬头观察树叶长势,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做着记录。一顶鸭舌帽,一双运动鞋,背着斜挎包,85岁的董云岚和老朋友——纬一路上272棵法桐又见面了。

董云岚是一位退休林业专家,1956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林业研究和古树保护工作。

暮春夏至,蝉鸣未起,河南省郑州市迎来晴好天气。纬一路藏身于郑州市金水区的闹市之中,法桐整齐排列在路两侧,从街头贯穿到街尾,树干粗壮挺拔,从树干长出的两根树枝经修剪呈“Y”字形向上延伸,托举着巴掌大的树叶。

“郑州紧邻黄河,从黄河边刮来的风沙,曾让整座城市灰头土脸。为防治风沙,20世纪50年代,郑州大规模种行道树,经过多方论证,最后确定了种植法桐。”董云岚到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参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郑州栽种法桐,“那时候大伙儿干劲十足,一心想把城市变个模样。”

郑州栽种的法桐,学名为“二球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因根系发达、生长快、冠大荫浓、对有害气体抗性强等特点,被称为“行道树之王”。

每年4月初,法桐进入新叶萌芽期,嫩黄色树叶一簇簇顶出灰色秃枝,枝头悬挂着上年结的果序。进入5月,随着温度升高,新叶舒展,果序成熟开始脱落,呈毛球状散开,在空中飘散。

14岁的李明豪往返家和学校,要穿过纬一路这片法桐。放学路上,他总喜欢捡路边掉落的“毛球”。“小学的时候,我把‘毛球’带回家,埋进花盆,每天浇水,观察土里的动静,期待家里也能长出一棵法桐。”李明豪捡的“毛球”就是法桐的果序,果序内有800多粒种子,成熟后种子像小降落伞飘进土壤,等待时机,长出绿色。

李明豪的奶奶支玉香今年72岁,大多时间居住在纬一路旁的小区。“进入5月,郑州一开始热,法桐的树叶就心照不宣全张开了,走在树下能感觉到凉意,下小雨我们也不打伞,法桐能为行人遮阳挡雨。”

郑州市园林局数据显示,法桐树下,空气湿度可增加约50%,温度低于周边3℃以上,吸收城市噪音10到30分贝。“看见法桐就想起郑州。”支玉香说,“法桐已经刻在郑州人的记忆中了。”

2007年12月14日,在郑州市市树评选中,法桐以56.4%的得票率当选。

“这些法桐栽种的时候,跟铁锹把一样细,现在,两三个人手拉手都抱不住。”董云岚摸着树干说,“我和它们一起成长,一同见证郑州的发展和时代变迁。”

1948年的郑州只有几十棵行道树,被称为“风沙城”。经过几代园林人的不懈努力,郑州市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

郑州早期道路的名称,多以经纬和数字组合命名,东西走向的横路以“纬”命名,南北向的纵路以“经”命名,从空中俯瞰,路两侧郁郁葱葱的法桐像绿色的标尺,刻画出一座生态城市的经纬度。

郑州市园林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市区已种植法桐约200万株,90%以上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已绿化覆盖。

33岁的李梦瑶在纬一路上经营一家独立咖啡馆,店内装修复古文艺,门口放着椅子供路人休息。“为什么选在这里?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法桐树旁,给人们提供一个慢下来的角落,喝杯咖啡,体察自然,感受郑州的味道。”

郑州越来越多的街道提升颜值,变身网红打卡地,林荫路建设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也提升了快慢相宜的城市体验。

落日熔金,鹭鸟拍打着翅膀栖落于城市上空。提着菜篮子的老人、刚学会骑车的孩子、三三两两跑者在法桐树下的步道擦肩而过,黄河岸边这座古城,迎来翠绿的夏天。

“把绿色还给城市,城市才有生命,市民才能感到生活的美好。”董云岚沿着纬一路,一棵一棵地观察这些法桐,这些法桐像默契的老友,沉默注视着这位老人。

(记者吴刚)新华社郑州5月9日电

从『缺林少绿』到『满城丁香』，高原古城生态美

新华社西宁5月9日电(记者范培坤、李宁)初夏时节,在青海西宁湟宁之珠、园博园、南山公园等地,成片的丁香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满眼新绿的小区院落内,各色丁香点缀其间,花香氤氲各个角落。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冬季高寒风大,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紫外线强,曾一度“缺林少绿”,一幅“风吹沙飞无鸟影,下雨泥石落西宁”的景象。为满足城市园林的“绿化”需求,西宁不断丰富花卉林木品种。作为市花的丁香无疑成为古城“增绿添彩”的首选。

“丁香作为一种冷凉花卉,适合西北地区的凉性气候,抗逆性比较强,养护成本也低,随处可植,容易成活,还能盆栽和瓶插。”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锦梅介绍说。

在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苗圃内,一株株各色丁香迎风绽放,花香四溢。工程师毛英轻轻折弯一截枝条,仔细观察测量丁香的生长情况。“通过组培、嫁接方式繁育野生丁香,提取野生品种的优质基因,就能杂交培育出抗寒、抗旱、抗病虫害、花期较长的丁香品种。”毛英说。

由工业用地改造而成的西宁园博园内,紫丁香、小叶丁香、暴马丁香……20多个品种的丁香,遍布园区各角落。“每年4月下旬至7月下旬,园博园的各类丁香依次绽放,幽香弥漫其间,宁谧又浪漫。”张锦梅说。

近年来,在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持续不断研究和繁育中,丁香品种从起初的18种增加到100余种,实现可繁育69种,并建成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截至目前,西宁市丁香苗木存量超750万株,占全市花灌木栽植总量的七成,成为中国丁香繁育品种较多、种植面积较大的城市之一。

西宁市通过大规模种植丁香等树木花卉,实现了对城市生态框架、大小公园的美化。2021年,西宁市新增园林绿地面积1194亩,街头巷尾“冒出”上百处绿化景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3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5%。



▲5月5日在南山公园拍摄的西宁市城区。新华社记者范培坤摄

▶西藏墨脱县格林村一棵高达76.8米的不丹松(4月8日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拉萨5月9日电(记者田金文、吕秋平)我国科研人员在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记录到一棵高达76.8米的巨树,成为中国大陆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的树,这是记者日前从西藏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的。

2022年4月,由北京大学牵头的科研团队采用无人机激光雷达系统对墨脱县

境内的一棵不丹松进行精细测绘,最终取得的树高数据刷新了此前位于云南怒江州高黎贡山的72米秃杉的最高纪录。

北京大学郭庆华教授说,激光雷达是一种主动遥感技术,能够直接、快速、精确地获取研究对象的三维点云模型,是目前最为先进的树高测量手段。

在此次调查中,研究团队在墨脱县格

林村共发现8棵70米以上的树,高度从70.2米到76.8米不等。

墨脱县林草局局长格桑巴珠说,未来希望科研人员通过进一步的数据采集与科学分析,探究墨脱巨树的形成条件与生长机理,为巨树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护航“微笑天使” 守住一湖清水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大变革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赖星)作别连日的风雨,朝阳映照下的鄱阳湖多了一抹诗情画意。只见远处,江豚三三两两,时而追鱼捕食,时而追逐嬉戏,其跃动的身影,好似踏浪而来。

“我们和江豚的关系就像邻居,它们生活在水底,我们生活在水面。”江西都昌江豚救护队队员正乘快艇巡湖,49岁的占柏山是他们的队长。今年“五一”假期,他和队员们坚守岗位,每天四人一班在鄱阳湖上开展巡护。

因嘴角微微上扬像在“微笑”,憨态可掬的江豚被称为“微笑天使”,是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中在鄱阳湖“安家”的江豚,几乎占长江流域江豚总数的一半。都昌位于鄱阳湖畔,北通长江,是江西省湖泊湿地面积最大的县,这里拥有鄱阳湖区数量最多的江豚。

占柏山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过去一直以船为家,以湖为生。2008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进行江豚研究,找到渔民占

柏山协助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一名江豚救护志愿者,感受到救助江豚的紧迫性。

“鱼越打越少,水质也变差了,很难看到江豚成群结队出现的场景。”占柏山和渔民们明白,传统捕捞方式已难以为继。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渔业部门曾进行普查,当时湖区鱼类共有158种。而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鄱阳湖鱼类减少了30余种。鲢鱼、胭脂鱼等濒临灭绝,四大家鱼也越来越少,这也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源维持江豚的种群数量。

人上岸、船回收、网销毁……随着鄱阳湖开始十年全面禁捕,消失的螺、蚌、鱼、鸟等开始回来了,可观测到的江豚种群数量也在变多。

“现在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江豚出没,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表明鄱阳湖生态越来越好。”占柏山说,禁捕前,湖面渔船来来往往,螺旋桨和渔网往往会将对江豚造成威胁。禁捕后,江豚因此受伤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

近年来,江西成立了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吸纳了2000多名志愿者,组建了203支护渔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江豚巡护救助网络,定期开展长江江豚专项监测、巡护、救助。近三年,江西已累计帮助7头搁浅遇险江豚重回鄱阳湖。

十多年的志愿者经历,让占柏山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对生态环保的认识,他逐渐成为一名江豚救护专家,经常主动向湖区群众宣传保护鄱阳湖生态的重要性。

“有些江豚误入浅水区,水退了就会搁浅。遇到这种情况,先要看水面大小、水多深、江豚大小,从而决定需要调用多少人。”占柏山和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渔民,他们不仅熟悉鄱阳湖的水情水势,而且对江豚习性也很了解。

如今,在鄱阳湖区,保护江豚的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湖滨学校是都昌县创设的江西省第一所“保护江豚示范学校”。学校通过开设江豚科普知识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生态文化、湿地和江豚保护等知识教育。

“为了鄱阳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坚持保护下去,为子孙后代守住这一湖清水。”占柏山说。

达哇卓玛介绍。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可可西里境内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万只,增长至现在的7万只左右。“藏羚羊种群生存状况持续改善,是人类参与物种保护的成功案例之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说。

可可西里藏羚羊开始年度大迁徙

据新华社西宁5月8日电(记者薛玉斌、周盛盛)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获悉,一年一度的可可西里藏羚羊大规模迁徙已于近日拉开帷幕。

据统计,5月5日,首批137只待产雌性藏羚羊已通过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动物通道,

继续向产仔地可可西里卓乃湖进发,这表明藏羚羊已经开始一年一度的迁徙产仔之旅。

“目前可可西里管理处已安排沿线保护站加强管护,采取暂时交通管制、禁止鸣笛、巡护救助等有效措施,让藏羚羊在迁徙途中尽量不受干扰。”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我国首次在野外拍摄到马来穿山甲活动影像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胡璐)经权威专家近日确认,我国拍摄到野生马来穿山甲野外活动影像。这是继2005年专家提出马来穿山甲在我国有分布的新记录之后,首次在我国野外拍摄到马来穿山甲活动影像,进一步证实了马来穿山甲在云南省盈江地区分布。

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有关技术负责人华彦6日介绍说,这一宝贵的活动影像是在中心与云南省林草局联合开展的穿山甲野外种群及其栖息地调查中获得。

全球分布有马来穿山甲、中华穿山甲等8种穿山甲。由于栖息地破坏、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以及非法猎捕贸易等原因,全球穿山甲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我国将穿山甲属所有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提升至一级。